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九

起甲子至乙丑凡二年

神宗九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鞏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邊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三月壬戌詔賜鬼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五月壬戌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鄆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庭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七

月甲寅王安禮罷知江寧府 八月癸巳趙抃卒抃

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後徙于浙之西安抃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慎密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

可奪歷官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愛民恤獄要之以惠
利爲本至于治杭鋤強疾惡禁奸糾慝不少假借蓋
其學道清心隨物順應初無意必晚歲習爲養氣安
心之術翩然有高舉之意將卒詞色不亂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謚清獻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
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
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十一月丁酉朔夏人寇清邊
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

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
筆墨繪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
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
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未興軍以衰病乞間乃
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
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
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
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
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
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

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
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爲資政殿
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

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時陳瓘爲貢院點檢官與
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能
之瓘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
邪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得
程顥之文必冠帶誦之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
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謂

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 三月甲午朔立
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頽
日間起居高太后旣垂簾命二王母輒入且陰敕中
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書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
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
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
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
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
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
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蓋無所施
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八太子
即位時年十歲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
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
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
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
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

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見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已亥大赦天下羣臣進秩賜賚有差 庚

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
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命宰臣王珪爲山陵使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散遣脩京城役夫
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
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
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
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
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
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
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

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
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
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
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
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
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
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
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

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
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
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
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
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

御紫宸殿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

朝堂值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
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
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
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
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
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
封事者千數 丁酉避僖祖忌辰以帝生次日十二
月七日爲興龍節 貶吳居厚知廬州居厚在京東

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
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道遁去至是以言者
論降知廬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庚戌
王珪卒改命蔡確爲山陵使珪字禹玉成都人徙居
開封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
云已得聖旨也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
之役蓋人品之最陋者云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
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是科得謝良佐以

左僕射蔡確
右僕射韓縝
知樞密章惇
門下侍郎司馬光

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
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
門下侍郎時蘇軾自登州召還道路之人相聚號呼
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
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
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
少止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
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

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肇之邪。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顥以疾不行。六月庚

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

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
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
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
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
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
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
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
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丁丑程顥卒顥字伯淳河
南人卒年五十四楊時聞顥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情

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
廷生民恨惜顥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
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
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
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
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
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
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
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蓐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
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爲君子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
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就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
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
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
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楊時因顥卒又見程顥於洛時
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顥顥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
去顥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
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顥辨論往

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 丁亥詔中外臣
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
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
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
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
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
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
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
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
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

左丞呂公著

當時只推本先帝本意便是
杜絕迷之耳惜君懷未見及此

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
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
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
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
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
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
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
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
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
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

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
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
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旣至遂有是
拜公著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
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又乞
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
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
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
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
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

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之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
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
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
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
糊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
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

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

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

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冬十月癸

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丁丑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罷義倉已

卯詔均寬民力 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 丙戌罷

方田 十一月辛丑詔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以

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

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

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

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旣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十二月壬戌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實訓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
法 貶起居舍人邢恕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
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其實
天資詭詐結納名士以肩進取至是以與蔡確謀立
岐王顥事旣不成又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
太后怒故貶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 丙寅 一年

哲宗一

元祐六年 在位九十五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丁未罷陝西河東元

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丙辰立神宗原廟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

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

今神宗既已升柎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

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闢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

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
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扇殿推之本留以待未
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壽萬歲之後當從英
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
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月乙丑脩神宗實錄 丁

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 閏月庚寅右司

諫王覲上䟽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
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
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
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軾御史王巖叟朱

確免

左僕射司馬光

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
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
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
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
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
馬光爲贈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
吾死不瞑目參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
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參
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詔起之日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鎮與司馬光同升矣鎮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鎮學本六經篤於行義清白坦夷恭儉慎默至于臨大節決大議雖在上前無所屈撓熙豐之際天下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光思濟斯民出而任重鎮巖然如山確乎不拔亦各從其志也壬辰以

門下侍郎呂公著
尚書左丞李清臣
右丞呂大防

惇免

以許靖比君實亦坡以劉海

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丙午以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
左右丞以李常爲戶部尚書初司馬光言戶部尚
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
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
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天下知朝廷不急
於征利貪吏望風培克之患少息矣常作元祐會計
錄三十卷辛亥章惇罷帝初即位起蘇軾知登州
尋召爲禮部郎中軾素善司馬光及光爲僕射惇每
謔侮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
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
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光賴以少安至是言者論惇
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
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
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熹代惇知樞密
院事命旣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
熹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詔命熹亦力辭乃詔仍同
知院事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
脩可爲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
事蘇軾爲中書舍人 丙辰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同知樞密范純仁

管勾官

三月辛未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

自言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司馬光請

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一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

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上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

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
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
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
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踈畧未盡者駁奏之呂
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
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
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
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
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于民，則善。

矣光爲人忠信有餘而通達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矣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茲爲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

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
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
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
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
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
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
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
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

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昔安石以興
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
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
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
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
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
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求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入。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

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范子淵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間提舉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筭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帝御講筵侍讀張士遜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士遜曰國朝故事多

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顧劉摯問曰果
當避否摯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
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
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
法帝然之 以劉摯爲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
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
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
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
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
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

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

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謹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願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御史中

續免

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覲朱光
庭等連章論摯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
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
鎮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癸巳王安石卒安石字
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苟况韓愈
不道也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
洗初知鄞縣築堰決坡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俾新
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及召試館職固辭
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

由是名重天下。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及神宗任用，慨然矯世變俗。遂議立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俯視一世，旁若無人。衆不能誦，以是怨議紛起。甚者述其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傳播四方。而安石亦偃然當之。唯程顥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爲監察御史，面折介甫。

被謫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
深使衆君子從容與之勢久自緩易氣平心尚有聽
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又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安石再
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
賜乞未幾累表辭職得會靈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
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露坐其下多寫福建子三
字蓋悔爲呂惠卿所賣也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
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

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吾所立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自後絕不談朝政以字學久不講作字說二十四卷築別館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不數里而近平日乘一驢從一二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以行間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爲寺賜名報寧旣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卒年六十六司馬光在病中聞之東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拘耳贈恤之典宜厚上聞之再輟視朝詔

所在給葬事謚文公 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
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
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爲先
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
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
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
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
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

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論曰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没人善而痛惜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

右僕射呂公著

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

以文章節行爲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爲道德而不以道德爲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壬寅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乃請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爲定制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時年八十
一矣 乙巳詔戶部裁冗費著爲令 黜內侍李憲
等於外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
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
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
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
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
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
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
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

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
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
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
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
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
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
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

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
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
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
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
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
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
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
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戊辰命程
頤等脩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
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

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
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
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
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
光法如是亦數十條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甲辰置春秋博士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
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
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

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
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丰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
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
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
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
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
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
誅薄示三苗之寬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
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
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

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
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
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
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戊申以富弼配

享神宗廟庭甲寅詔正風俗脩紀綱勿理隱疵細故
秋七月罷成都推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
成都增場推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
場值上官均論集賢脩撰黃廉往附蔡確出爲陝西
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
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推熙秦茶勿

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
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
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
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
二十萬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
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内外官皆得
薦舉其後被舉者旣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
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内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
審官院叅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
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於是

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而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

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
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
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

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
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
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
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
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
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
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
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
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
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

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讞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劉恕同脩資治通鑑未沾恩而卒詔官其子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
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
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
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
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
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
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
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乙丑
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
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

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于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

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若待歸我未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弔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

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
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
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覲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
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
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
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
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
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
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
朱光庭王覲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

光年

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
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息元支本錢驗見欠
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以程頤兼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自
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即通左氏春秋大義初宦時
年方冠遂以天下安危爲己任至是復相兩宮虛已
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
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
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

皆當世要務太后爲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

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呂公孺
爲刑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典吏甚久。公
孺曰：殿中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
諱日。宮嬪往還不一。柰何專指吏卒乎。獄雖具。非聖
裁不可上。深以爲然。釋之。丁卯。以蘇軾爲翰林學
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涉華要。尋兼侍讀。每
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導。覲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
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

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

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
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已卯張璪罷先是諫官王覲御
史呂陶上官均等連䟽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
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
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
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
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旣彰不可不速去之䟽入皆不
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丙戌改封孔子後爲奉

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
聖宗聖之號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
子孫世襲公爵本爲侍祠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
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
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
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
翰道輔子也 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時河北水災詔
祕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
行河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抑故道難復
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

中書侍郎呂大防
尚書右丞劉摯

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言於是減水河
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十一月戊
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
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
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
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
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
則國家何憂摯薦王巖叟爲監察御史冬至百官
表賀程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從之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
勿上尊號 是年調楊時爲徐州司法以憂歸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一

起丁卯至戊辰凡二年

哲宗二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母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
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
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
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

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 二
月辛丑詔陝西河東行策應牽制法 三月神宗既
祥范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
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
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
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
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
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

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戊辰。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以百人爲額。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

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
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
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
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
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
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
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
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
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
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事上恭，上有政事侍立終日，上屢命之休，不敢退。時彥博年九十矣，或謂程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願以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此願與潞公所以不同也。乙丑，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傳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改潁州教授。論者謂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清臣免

左丞劉摯

右丞王存

知樞密院安燾

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
 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雋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
 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
 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
 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
 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自今年為始 戊辰李清臣罷時釐正熙豐
 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丁
 卯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 六月辛丑以安燾
 知樞密院事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庚戌

維免

朔日食辛未罷門下侍郎韓維維處東省踰年有忌
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
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
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
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
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
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
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
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願門人右司諫
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
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
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
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
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
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呂公
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丁未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德旣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逼鬼章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呢覲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時二邊少清而

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
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
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
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
復怨。此一竒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
燾策。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冬十月。貶右司諫
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
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
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

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戲翰墨爲聖學之助召陳師道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師道衣無綿妻就假於趙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受業于曾鞏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

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十一月乙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十二月壬寅頒元祐敕令黜侍御史王巖叟知齊州三年春正月庚戌復廣惠倉庚申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壬戌罷上元遊幸二月甲申罷脩金明池橋殿癸巳罷春宴三月丙辰韓

絳卒絳字子華真定靈壽人忠憲公億之子以父任
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第三人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王安石薦之入相平生臨事果敢司馬光復相乃其
所引用也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
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
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
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
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
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
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
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
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
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
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
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
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
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
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

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撻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孔文仲卒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時同知貢舉有寒疾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抵家而卒年五十一呂公著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給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召王巖

史方通金卷四二
九
叟爲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
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帝自臨御淵默
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
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
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
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
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
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
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
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

左僕射呂大防
右僕射范純仁
門下侍郎孫固
中書侍郎劉摯
尚書左丞王存
尚書右丞胡宗愈
尚書樞密趙鼎

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
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
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
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
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
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為門下中
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鼎尚書樞密
院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
意忠厚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
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韓維無故

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
官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
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
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
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
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
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
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
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
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 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
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九月乙
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冬十月丙戌詔罷新
創諸堡砦廢渠陽軍 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
等行河時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
王覲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
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
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
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

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王存言
方今公私困乏柰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
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
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爲阻耶
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
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
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
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
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况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

定於是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十二月甲辰范鎮
定鑄律度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叅定賜鎮詔曰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
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曹檜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
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
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
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篋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
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

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

樂成著爲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
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
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
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
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
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
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甲寅太
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
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

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
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來惟臨御之始嘗
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
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
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
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
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
准此 范鎮卒鎮字景仁成都人少舉南省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雖名次在

後必擢置前列以吳育歐陽脩之耿介猶不免從衆
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
十九人始唱名及之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
稱服自是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耻五入翰林四知
貢舉凡朝廷有大制作有大議論裨益寔多雖循循
如不勝衣而毅然有仁者之勇故一時推天下之賢
者必曰君實景仁謂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議
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而二人亦相得懽甚司馬光
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
鐘律則友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人

非苟同也鎮卒年八十一謚忠文以傳堯俞爲御
史中丞堯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使臣補闕拾遺
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
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帝優納之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二

起己巳至辛未凡三年

哲宗三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

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

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

獻公著字晦叔夷簡子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

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

公著年

重清淨蓋天稟然也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
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
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
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
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
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
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
釋其敬服如此平生汲汲于薦賢達才而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邵雍尤其所注意者雖古之賢相不是

宗愈免

過也。三月己卯，中丞孫覺、左正言劉安世等論尚書右丞胡宗愈罷知陳州。翰林學士蘇軾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覲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乃請外，遂出知杭州。尋以其弟轍代爲學士。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
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
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
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
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
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
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
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

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

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
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
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
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
不得如今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卒始有諫議之
除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
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
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

人不能進。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
當執政。不宜崇長。又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
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
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
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
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
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
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

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
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
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
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
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
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向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
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
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
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
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

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

純仁免

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
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
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
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
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 以傳堯俞爲吏
部尚書兼侍讀堯俞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
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
願聽之如蚊蟲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
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同知樞密趙瞻
左丞韓忠彥
右丞許將

燾去

丙午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爲尚書
左右丞忠彥琦之子也時元祐會計錄初成人挾而
用忠彥憂之因言斂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于戶
部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安燾以母喪去位 八
月壬寅敕郡守貳以四善二最課縣令吏部歲上監
司考察知州狀 九月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
諭百官遵守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
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
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
據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

知樞密孫固
門下侍郎劉摯
中書侍郎傅堯俞

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十一月癸未。

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爲門下侍郎。傅堯俞爲中

書侍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十二月癸丑。更定朝

儀樂舞。戊午。以御史缺。令中丞兩省各舉二人。楊

時服闋。改虔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差監

常州市易務。皆有惠政。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程頤以父憂

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頤事願再貶。易知廣德軍。

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未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

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庚戌文彥博罷初彥博復居政府賈易䟽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自是無歲不求去至是乃以太師克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末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末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所不知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末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三月丙寅朔趙瞻卒瞻字大觀盩厔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寬仁愛人色溫

同知樞密韓忠彥
左丞蘇頌

固卒

氣和人以爲長者。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夏四月丙午，孫固卒。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舉進士，歷樞密院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

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
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
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
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
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
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
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
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
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

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

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
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
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
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
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
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
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
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
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乙

苗夏人來議分畫疆界。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九月

將克

丁丑詔復置集賢院學士 冬十月癸巳罷提舉脩
河司丁酉詔定州韓琦祠載祀典 十二月辛卯許
將罷知定州尋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
決將曰爲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
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
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
以待 李籲卒籲字端伯洛陽人舉進士爲秘書省
校書郎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卒祭之以文曰
自余兄弟倡明理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

右僕射劉摯
僉書樞密王巖叟

劉絢也

六年春正月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 二月辛卯
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
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
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
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
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無能然蓋其類
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
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

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癸巳，以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軾治杭甚有惠政，民感。」

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之召爲吏部尚書未
至會第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三月癸亥呂大防上
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脩也
壬午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是科得
宗澤詳定官惡其對策極陳時弊置末甲 以呂希
哲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婦夫也言于帝曰希哲
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公著嘗稱其不欺閤室守
官京師不謁當路不尚虛言不爲異行臣豈得以婦
兄之故不爲稱薦於是改爲崇政殿說書其日夕勸
導于帝者每日入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爲要

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且不能諭况天下乎尋擢右司諫辭不拜夏四月

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寧中嘗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

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五月己未朔日食六月

浙西水蘇杭死者甚衆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

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

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
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 秋七月乙丑復制置
解鹽使詔解鹽復許通商 八月辛卯詔御史臺臣
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癸
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
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 閏月壬申太子太保致
仕張方平辭免宣徽使不允甲申刑部侍郎彭汝礪
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
夏人寇麟府二州丁酉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

中書侍郎堯俞同知樞密韓忠彥等以論事同
異各求罷。冬十月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聽祭
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有爵命金
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
子常視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十
一月乙酉朔劉摯罷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脩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
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
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遂與

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

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
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
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
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
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
知亳州 壬辰作元祐觀天曆 尚書右丞蘇轍罷
知絳州尋召還 辛丑傅堯俞卒年六十八堯俞字
欽之濟源人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
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
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

堯俞卒

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
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
當極論之安石遂不引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
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
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歷官中書侍郎及
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
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十二月壬
申范純仁以前禦敵失策降官

宋元通鑑卷四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浙江圖書館

陸五月 陸年 陸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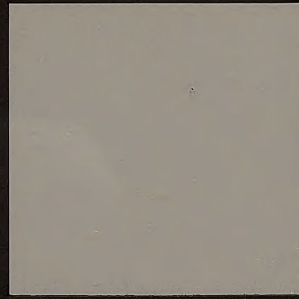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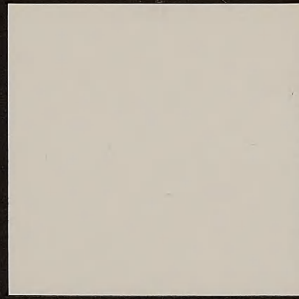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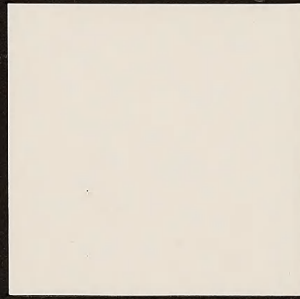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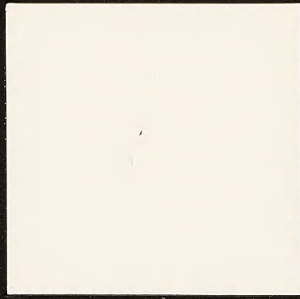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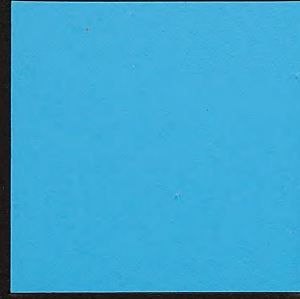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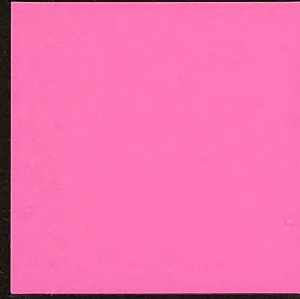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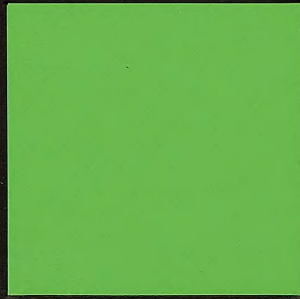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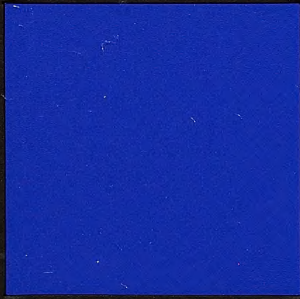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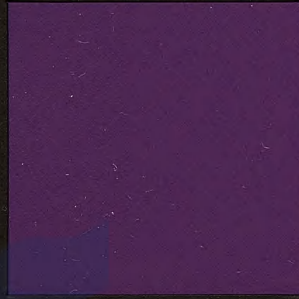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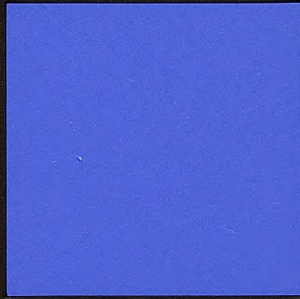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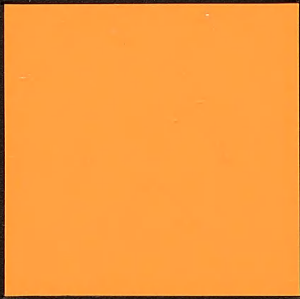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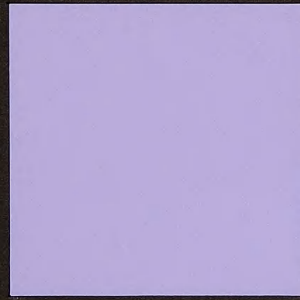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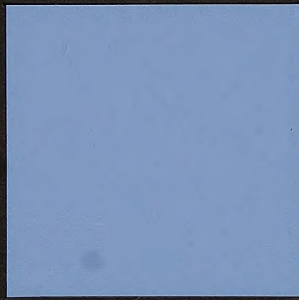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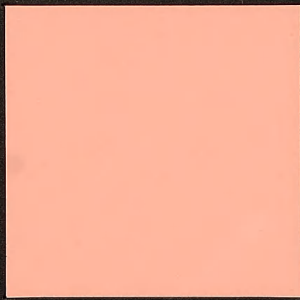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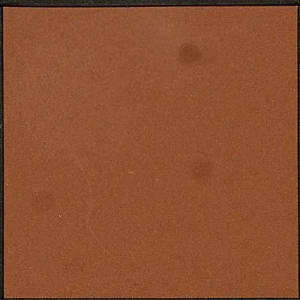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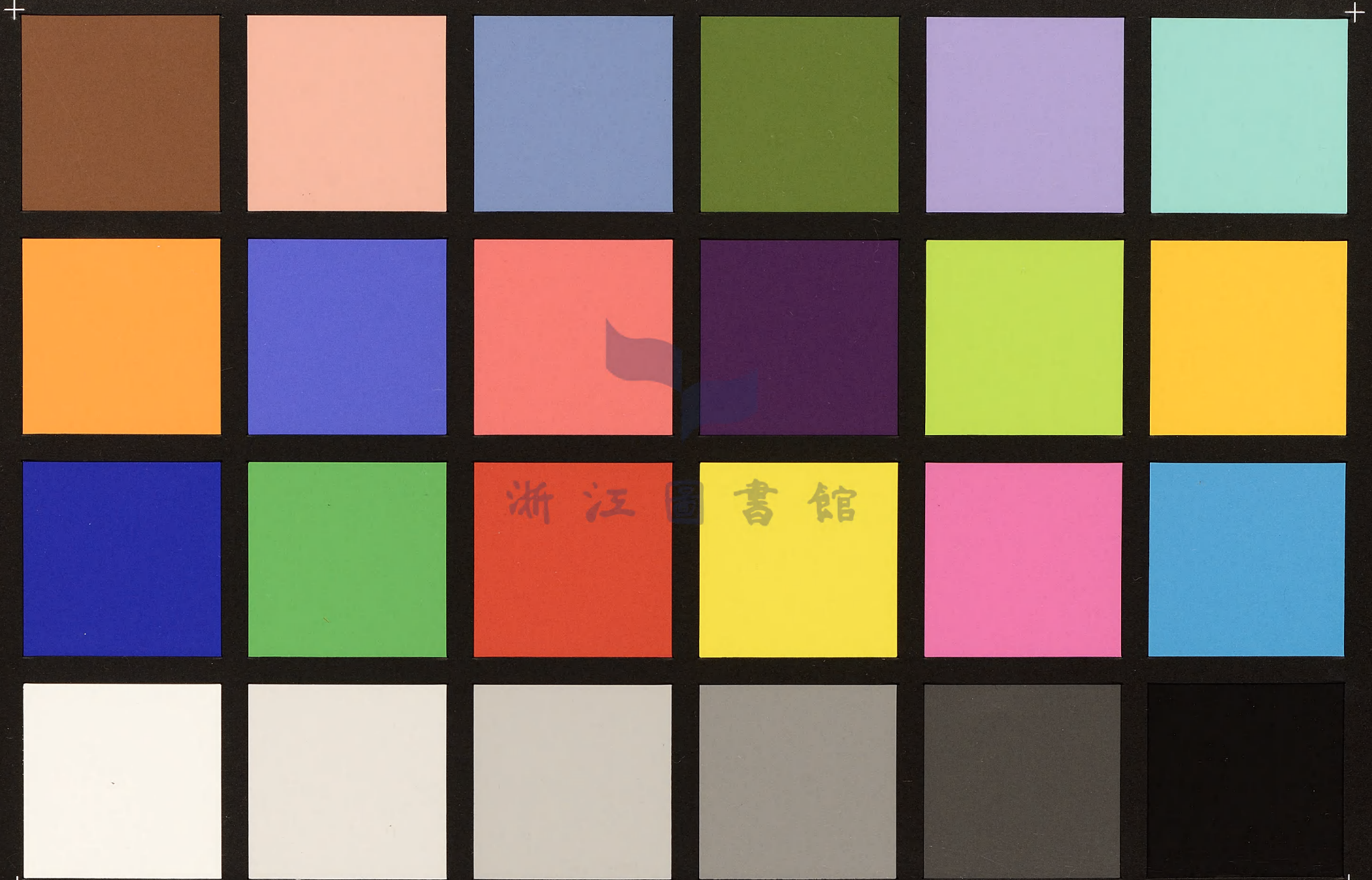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x.rite

100mm